

心歌一曲谢师恩

□吕秀芳

金风带来黄澄澄的收获
每一丝微风都紧系着老师的叮咛
秋日带来沉甸甸的果实
每一缕阳光都凝结着老师的汗水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我们在四季中渐渐成长
怎能忘记，春光中
您将真善美的种子播进稚嫩的心田
于是，我们站成了一片绿色的信念
沐浴着春风春雨
我们去追赶夸父
我们向世界大声宣读我们成长的誓言

难忘三尺讲台
您带领我们步入那一片田野
语数外打造着我们的知识结构
政史地浇筑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沿着音体美的小路
我们去追赶夸父
想，摸一摸太阳的额头
吻一吻白云的双眸

难忘深夜里
您坐在窗前
厚厚的练习册摆满书桌
幽幽的灯光下
您一丝不苟，埋头
把红色的批语写下
将疲惫的身影留在角落

难忘放学后
您和我们打扫教室
用笤帚清扫着灰尘
也清扫着我们身上的娇骄二气
用抹布擦亮每一扇窗户
也擦亮我们的心灵

难忘成长的道路上
多少次迷茫、徘徊
是您，用心灵擎起不灭的灯塔
带领我们寻找光明

三寸粉笔写春秋
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颗丹心绘蓝图
一生秉烛铸民魂
这就是您——老师

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
刻在石碑上的名字未必传世
而你刻在我们心上的名字
永远珍存

我们的歌声淳朴
我们的舞姿笨拙
我们的诗艺稚嫩
我们的画技稚嫩
但我们感念师恩
我们怀念母校
九月的蓝天上，有我们写下的思念和祝福

不管今晨，我们是参天的大树
还是刚刚的稻禾
或是一株平凡的小草
都以生命的葱绿向您致敬
老师，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学生

红喇叭

洛 神 摄

仰望冯友兰

宗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次女，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2005年以长篇小说《东藏记》，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读她所著《云在青天水在瓶》一书，一桩往事浮现在脑际；因为该书是写她的父亲冯友兰的，读之令我对冯友兰先生更加仰望与敬重。

那是1981年春天，我因公去北京出差。临行前，河南省作家协会刘云灿先生来找我，托我给宗璞带一包新郑大枣。云灿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蒙冤，平反后回到家乡，安排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宗璞在北京的工作单位，不知是云灿没交代清楚，还是我记忆有误，认为宗璞是他在中国作协工作时的同事。于是，到北京安顿好后，我就到东四沙滩原中国作协所在地找宗璞。不料到那里后，作协却没有宗璞其人，当然没人知道她的具体住址。我掂着装有枣的提包，站在院子里犯愁，去哪儿找宗璞呢？就在那当儿，我突然想到了冯友兰，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如能见到冯友兰，自然就会知道她在哪儿了。

我曾听过冯友兰一次讲座。在我读大三的时候，一天上午，系里突然通知我去学校一个小阶梯教室听课，说是冯友兰教授来讲学。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刚刚坐下，时任郑州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龚依群教授陪冯友兰走了进来，简短介绍后，冯先生开讲。讲的什么，今天已记不起来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一是他那飘飘然的胡须，二是那副度数明显有点高的近视眼镜。讲课时他没拿讲稿，也没见有提纲，然而却侃侃而谈，风度翩翩，一派大家风范。我想，为找宗璞，如能再次见到冯友兰，对我无疑是件幸事。

我去了北京大学。几经问询，得知冯友兰住在北大燕南园57号。燕南园被称为北大的“精神圣地”，曾流行这样一种说

法：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一定是知名学者。此话不谬。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语言学家王力，美学理论家朱光潜，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以及雷洁琼夫妇等，都曾在燕南园居住，有的甚至在那里终其一生。

走进燕南园57号，院门左侧有三间平房，里面像图书馆那样摆满书柜，那是冯友兰的藏书室。见我进来，一位上了点年纪的男子问我找谁？他一口的河南话，听了很亲切。我说明来意，当然说的也是河南话。他笑了，说：啊，河南老乡。简短对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他跟冯先生多年了，接着又说冯先生很忙。“今天宗璞不在家，蔡先生在家。”蔡先生是冯友兰的外子亦是宗璞的先生，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那位老乡遂把蔡教授叫过来。他非常客气，我把枣交给他，并代云灿向宗璞问好，之后就离开了冯家那个幽静的院落。

燕南园是幽静的，但居住在那里的大师们的心境未必平静。尤其是冯友兰，他倾毕生心血教学与研究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因种种原因，难免遭遇风风雨雨。据宗璞在书中披露，很有一些年头，冯友兰都在写检讨，进行自我“改造”。当“文革”风暴袭来时，他还是受到猛烈冲击，接受批斗，甚至被囚禁。他还被勒令每天扛着大扫帚，在北大未名湖一带扫地。自都有尊严，像冯友兰这样的大家名流，自尊心可能更强，因而他外出扫地时，总带一个大口罩，看见熟人，远远地就把头低下来……冯友兰在羞辱和磨难中挣扎与苦熬着。后来，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的话。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北大，冯友兰恢复了自由，得到了“解放”。

燕南园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我见了，高大葱翠，故而冯友兰把斋号自命为“三松堂”，并亲写“三松堂”匾额以明志。

冯友兰从小聪慧过人，加之刻苦努力，对我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读书从不摘录卡片，也不写读书笔记，全凭脑子记。他说摘录卡片等于抄书，书上已有，不必再抄；记的笔记用时已时过境迁，想法有了变化，就用不上了。

冯友兰获取知识如饥似渴，甚至达到“痴”的程度。1919年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每天逼迫自己写一篇英文作文，如做不到，就觉得自己可恨。学成后，他放弃美国高薪聘用，毅然回国，任教清华大学，原来说话有点口吃，而用英语授课则流利畅达。

冯友兰始终把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被学界称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遂译为英、法、日、意大利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国外高校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范本。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出版了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部书系纵贯中外，融汇古今，从我国孔子、孟子、朱熹等，到欧洲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纳于书中。在教学实践中，他还陆续出版了《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史历史学》，以及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同时还发表了大量哲学史论文。这些论著，只要有其中一种，便可在学界立身，称为著名学者，而冯友兰奉献给社会的却是系列性的瑰丽华章……

他被“解放”了，其现实意义是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知识的沉淀，新角度的思辨，他决定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难忘师恩

11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史老师的恩情。

2005年盛夏，中考分数公布，我的英语只有31分。那时一个村子考上高中的不过七八个人，剩下的落榜者只能另谋出路，有钱的可以去读技校，没钱的只能告别校园，到社会上接受磨砺。我属于后者，依依不舍地从学校搬回了书本，等待父亲对我的前途作安排。

那个夏天很漫长，雨水较往年要丰沛许多。菜园里的豆角丰收了，我无所事事，就去村中心的市场上卖豆角，很少有人问津，只能任由它们失去水分。没多久豆角都被雨水泡死了，我便完全闲了下去。那时我才15岁，未来的事想不了太多，只是隐隐地对远方有所期待，又有些不可名状的忧伤。秋风再起的时候，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都不来找我玩了。这时候蝉声已经没有活力，天地间都是凉凉的，心里总感觉失去了什么。在街口遇见去复读的老同学，他们喊我一起去，我只能无

奈地走开。穷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成绩严重瘸腿。

我永远忘不了史老师找到我的那个上午，她只是偶尔听说了我的情况，觉得我不补习太可惜了，便不辞辛苦地赶到我们村，几经打听找到了我。我很激动，真想立马跟她走，可惜我自己不能做主。我爸对我的未来已做好了规划：劳动挣钱，娶妻生子，一眼可以看到末尾。想到这里我眼中的光芒暗了下去。我妈面露难色，她知道我爸的执拗，只能如实相告，拜托史老师一同前去劝说。我没有去工地，不知道过程的艰难。事后听我妈说，开始我爸脸色很难看，不想答应，直到史老师打保票说一定帮我拿下英语这门功课，他方才松了口气。

我兴冲冲地跑去了学校，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千万个月不能辜负了史老师的苦心。开始的一个月我没有任何规划，几门课程用力很均衡，我以为轻车熟路加上勤奋就可以有好的结果，可是

月考时只考了第八名，以前没我学习好的，都排到了前面。我心想这是刚开始，以后超越的机会有的是，于是继续按部就班地学着。有次物理老师吃过午饭来学校，见我并没有走，便过来提醒我时间。见我在做物理题，她笑着说：“你物理快满了，还学——你不知道吧，史老师总是念叨你的英语……”我想了解确实如此，月考时的35分让她很警觉，此后她在课堂上讲题总要单独问我哪一个不会做，提问单词也总是忘不了我。

这样，我在英语上便更加使劲了。学校不允许在宿舍熬夜，我就偷偷地钻进被窝里背单词；回家吃饭的路上，我边骑车子边看英语试卷；快到期末时天寒地冻的，我溜到教室熬通宵。天道酬勤这句话没错，但是有时候报酬来得很滞后，千呼万唤也不见得会出来：到期末我只考了50多分，名次被许多应届生超越。我非常着急，心情和冬季的天空一样阴沉。

史老师这时候来找我谈话了，我很感

激，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希望。她细致地帮我分析原因，指出我的软肋在语法上。她决定给我开小灶，大课间带上本子去办公室。春天来的时候万物复苏了，那些难啃的语法也开始松动。我按照她的计划，把时态、语态、单复数等扎扎实实地学了一遍，终于在第一次通考时考了80多分，总排名位于班级第二。那是四月间，离中考还有两个月，这个进步无疑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似乎看见了六月的丰收。

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我考上了高中。通知书下来后，我去史老师家感谢她，她说：“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有做什么。”可是我分明知道，我的所有进步都是她的功劳。那时我的成绩并不出众，若是换成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把我忽视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做。

人生关键处只两三步，我很庆幸关键时刻有史老师的指引。这恩情我会用一生来铭记。

开封府里念包公



开封府府门

到开封旅游的人，常常把包公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戏曲唱词更是家喻户晓。落在包公湖北岸的开封府便是人们觅踪包公足迹，纪念拜谒包公的地方。

虽然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去，但到开封府参观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包公断案剧《铡赵王》等6场精彩演出烘足了人气。据开封府副总经理修振明介绍，开封府不但是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还是河南省纪委廉政教育基地。每天，都会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来这里拜谒包公，寻找包公精神，接受廉政洗礼。

“开封府是开封当之无愧的名片。这张名片，不仅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海内外新闻媒体的热捧。”开封府董事长段朝现如此坦言。

开封府的建筑群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同碧波荡漾的三池湖水相映衬，形成了楼阁碧水一景中的壮丽景观。在建筑形制上，开封府依照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修建，布局规整，庄重典雅，高挑的屋脊、精细的彩绘，处处体现了宋代的建筑风格。它以府门、仪门、正厅、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50余座

大小殿堂、楼宇，根据陈展内容的不同，大体分成了府衙文化区、包拯传说文化区、道教文化区、刑狱文化区、教育科举文化区等9个展区。

府前临湖是个大照壁，上面是一幅貌似麒麟的贪财怪兽獬豸，寓意做官莫贪财，贪财想想黑老包，警示官员要秉公执法，依法行政。

开封府门前东西相望有两个牌坊，两个亭子。东边牌坊上写着“承流”二字，是秉承朝旨的意思；西边牌坊上写着“宣化”二字，是教化百姓的意思。东边的亭子叫“奉诏”，是开封府接受朝廷命令的地方；西边的亭子叫“颁春”，是官府举行迎春活动的地方。门前有一对石狮，寓意驱除邪恶，带来吉祥。

开封府占地60余亩，府衙四周有文城墙护卫，开封府的大门朝南，俨然像一座城门。府门上有72枚钉，这也是仅次于皇宫的规格。城上有双层飞檐城楼，门两边各摆有7杆门戟，更显示了开封府的威严。门前还有红漆大鼓一面，是喊冤之人敲它来通知府尹知照，升堂理案。

进入开封府大门，顺楼梯登上城墙，因是文城墙，所以没有马道，而是楼梯。城楼东面有一日晷，用于向全城百姓报时间。城墙的拐角处有一凉亭，上挂“抚琴”匾匾，下设石凳石桌，供人饮酒赋诗。另外还有报时鼓、计时漏壶、听更斗、白龙高表等。西拐角处也有一凉亭，上挂“听月”匾匾，供知府吃茶赏月。

开封府大门之内，有一道仪门，它是开封府大堂的正门，门前设有金锣红鼓，进入仪门，就见一块戒石立在院中央，南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北面则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步入大堂，气氛庄严肃穆。堂中央悬挂“正大光明”匾额，左配“清正廉明”，右配“勤政为民”。匾额下的屏风中，汹涌澎湃的海水拍打着礁石，浪花四溅，气势磅礴，警示官员要清似海水。屏风前摆放着三尺公案和一把宋式椅子，上面放着文房四宝、惊堂木、断案牌、发令牌、开封府大印和签筒。签筒内有红黑签各数支，黑签捕人，红签动刑。

穿过开封府正厅，就来到了包公倒坐南衙的地方。首先进入齐民堂，据文献记载，齐民，就是平民的意思。穿过齐民堂，这个小院的主建筑就是梅花堂。两边分别为东配殿、西配殿。此院朝北开了一个小门，以便喊冤的人直接进入开封府诉讼，包拯就在此院升堂断案。留下了“包公倒坐南衙”的佳话。在梅花堂还有《大宋开封府官吏手迹》碑廊，既有随手草写的手札、诗文，又有题画小品、碑帖。

在开封府的东北角，有全府的最高建筑清心楼。原是观察整个京城火情的瞭望台，为避免风雨，且要美观，就建成了楼阁式。它通高32米，飞檐重重，俊俏挺拔，富丽华贵。清心楼的名字来自包公的言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清心楼的底层有包公铜像，二楼有历任开封府尹的生平事迹，值得开封府骄傲的是，北宋200多任开封知府，竟然没有一位因贪污而被罢官的。三楼是开封府内的重大活动微型雕塑，有包公出巡、元宵灯会等。四楼是宋代官服展览。另外三层为过渡层，登上顶层，可瞭望开封古城风貌，观看乐舞演出。

出拱奎楼北门，迎面就是“桂籍堂”，取蟾宫折桂、荣登桂籍之意。在开封府东南角有一小湖叫明镜湖，湖畔还有一座弦月山、范公阁，这是供游人小憩的地方。

在大堂西侧，是演武场，场南端有一座英

武楼，那时官员检阅将佐兵卒武艺的检阅台，场北有“亦文亦武”照壁。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在开封府的西北角，有一道家建筑“天庆观”。为什么开封府要建一座道观呢？这是因为当时道教被尊为国教，全国各州府县都要修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作为天下首府，开封府兼有总领全国道、佛教的事务，所以在府内就建了一座天庆观。

如今，随着郑开一体化脚步的加快，郑州到开封的交通越来越多元化，正在实现无缝对接。无论铁路还是航空、高速公路都非常便利。眼下，随着开封府的知名度、美誉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慕名赶来。他们到开封来，就是要游开封府，品味大宋文化；拜包龙图，领略人间正气。

田宏杰 文/图



“包公”审案